

痹证治验二则

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黄伯欽整理

董德懋主任医师从事临床 50 多年,他临证治疗痹证有着丰富的经验,他曾用张仲景治阳明府实证之通便泄热法,治疗热痹之大便秘结者,用李东垣益气升阳、胜湿驱风法,治疗虚痹,疗效颇佳。现辑录二例治验于下,以资借鉴。

例一: 马××,女,56岁。因四肢关节疼痛二年余、加重七月,于1986年6月10日以“类风湿性关节炎”住院治疗。入院检查:血沉110毫米/小时,抗“O”正常,类风湿因子(+),抗核抗体(-),血纤维蛋白原960毫克%。症见四肢关节疼痛较剧,手足及膝关节肿胀,步态蹒跚,行走困难,午后潮热,汗出,口渴善饮,口粘苦,大便秘结,3~4日一行,舌暗红、苔黄腻,脉滑数。董老认为证属热痹,邪热痹阻阳明,经输不利,经云“经热则痹,络热则痿”,故成痹证。今邪热不仅痹阻经输,亦壅积胃府,府气不通,积热难去。故治宜通府泄热,便通则热退,热去则其痛自减,拟承气汤方化裁。处方:酒川军6克,元明粉(另包冲)9克,白芍10克,瓜蒌15克,川黄柏6克,火麻仁10克,肥知母10克,炒防风6克,左秦艽10克,独活6克,甘草6克。六剂。四剂药后,大便即通,身热退,关节疼痛大减,黄腻苔消退,但关节肿胀未消,行走不利,口干脉滑,此乃邪热已退未尽,风湿热邪蕴结于关节,故肿痛而口干脉滑。宜续攻邪,以泄热通便合祛风除湿法,方以承气汤合桂枝芍药知母汤。上方去火麻仁,加川桂枝6克,焦苡仁10克,加强祛风宣痹利湿之力。七服药后,肿胀消退,能慢行走,步态平稳,但不敢涉远,热退便调,舌淡红、苔薄白,脉细数。查血沉降至70毫米/小时,抗“O”正

常,纤维蛋白原降至740毫克%,类风湿因子(+).邪热已减,后以清利湿热、养血驱风、调补肝肾法,调治二月出院。

按: 古之治疗热痹者,多以白虎加桂枝汤、千金犀角汤治疗,而董老从阳明论治,投承气汤方。该患者入院前曾服布洛芬、风湿宁等药,疗效不显,住院后邀董老会诊,分析乃风痹化热,邪郁阳明,经输不利,致成热痹。热壅肠府,故大便秘结;热郁阳明,故午后潮热;风热迫于脉络,故痛甚走窜;湿热相搏,故肿痛热甚。舌红苔黄腻、脉滑数,为湿热内盛之征。治以泄热通便法,配以宣痹散热之用。方中以承气汤方泄热通便,加瓜蒌、火麻仁则更能滑肠。加辛散之防风、秦艽、独活,祛风胜湿;归、芍、知、柏,以养阴血、清湿热;甘草缓急和中;共奏通府泄热,祛风胜湿,宣痹止痛之功。《金匱》云:“诸肢节疼痛,身体羸羸,脚肿如脱,头眩短气,温温欲吐,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。”故后方与桂枝芍药知母汤相合,以桂枝疏风通络,苡仁清利湿热,使风湿去、内热除、阴血生、痹痛止。本案从阳明经输不利入手,以承气汤泻阳明之热,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散风湿、宣痹痛,取效显著。

例二: 尹××,男,45岁。因多处肌肉、关节游走性疼痛,四肢乏力五个月,于1986年2月13日以“多发性肌炎”住院治疗。入院查血沉65毫米/小时,肌电图疑“肌原性疾病改变”。症伴见四肢沉重,双上肢前臂及右足底部疼痛为甚,口不渴,睡眠欠佳,纳呆,大便溏,日二次,舌淡胖、有齿痕、苔白腻,脉沉滑。董老认为证属脾虚湿胜,湿困中阳,温运失职,湿淫肢节,气血凝滞,故成痹证。治当健脾益气、升阳除湿,用李东垣补中益气汤

方加味。处方：生黄芪 12 克 当归 10 克，桂枝 6 克，白芍 10 克，党参 10 克，白术 10 克，陈皮 10 克，柴胡 6 克，升麻 5 克，羌活 5 克，独活 6 克，生甘草 6 克。每日一剂，调治半月，肌肉疼痛减轻，大便已成形，胃纳好转，仍感乏力，苔白腻，脉沉滑；此乃中气渐复，湿淫未尽，当加强温补中阳、温化水湿之力。方以补中益气汤合附子理中汤方。处方：生芪 12 克，党参 12 克，苍白术各 6 克，当归 6 克，广陈皮 10 克，炒柴胡 6 克，黑升麻 6 克，酸枣仁 15 克，干姜炭 6 克，五味子 10 克，制附片 6 克，炙甘草 6 克，川羌活 5 克。每日一剂，调治一月，中阳渐旺，水湿自散，故关节肌肉痠痛明显减轻，乏力好转，纳佳，大便成形。嗣后续用上法，兼补肝肾，调治一月，症状大减，仅觉肌肉痠困而出院。

按：补中益气汤方，乃李东垣治疗劳倦内伤脾胃，元气虚乏之方。董老师古而不泥古，

紧紧抓住病人中焦虚弱，元气不足，湿淫成痹这一特点，而投补中益气汤加味收效。该患者入院曾用过西药强的松(常用量)及健脾补肾、强筋活络中药治疗，一月余症状改善不明显，故延董老会诊。分析证属脾虚湿胜，湿淫成痹。脾虚失运，湿淫肢节，气血凝泣，肌肉失养，故四肢沉重、关节疼痛；中阳不升，谷气下流，水湿下趋，故大便稀溏；中焦虚弱，温运失职，内生湿浊，故苔腻、脉滑；脾失运化，水湿上泛，故舌体淡胖大、边有齿印、苔白、脉沉；眠差乃湿困清阳之征。方以参、芪、草补益中气；柴胡、升麻升举阳气；羌活独活助升麻、柴胡升阳气，并散风化湿、宣痹活络；陈皮行滞理气、升清化浊；当归和血脉、驱风湿；白芍、枣仁、五味子酸敛，以防升、柴、羌、独之升散太过，并能柔筋安神；姜炭温补中阳，附片温补真阳，鼓舞肾气，温煦脾土。共奏健脾益气、升阳胜湿、和血通络之功。

解 倦 证 治 一 则

广州中医学院医疗二系 刘 长 波

病例：黄××，男，22岁。于1987年11月26日初诊。主诉：自觉体疲倦怠、乏力一年。病者于一年前开始，自觉懈惰倦怠，全身乏力，形似欲睡，四季如此，甚为所苦。询之睡眠时好时坏，间有口干，饮食尚可，大便如常，小便稍黄，余无特殊。病者曾服中西药物，疗效欠佳。察舌质淡红稍嫩，苔薄白，脉按之细缓无力。余审是证，以肢体懈怠疲乏为主证。查无胸闷泛恶、纳呆便溏、春夏加剧之征，知非湿阻，亦无如神灵所作之证，可除百合病。回想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“尺脉缓涩，谓之解休”之训，乃断为“解休证”。以脾胃虚弱、气阴两虚为病机，选方参苓白术散加减：太子参 50 克，怀山药 30 克，北黄芪 30 克，云茯苓 20 克，扁豆 18 克，白术 12 克，远志 12 克，薏苡仁 30 克，素馨花 12 克(后下)，广木香 12 克(后下)，甘草 6 克。服上方三剂后，体稍有力，症减，但时有头晕。效不更方，宗上方加天麻 12 克。继服上方二周后，自觉体力恢复正常，睡眠、饮食良好。嘱病者间

断服用上方一月，以资巩固。

按：解休一证，首见《内经》。解者肌肉懈散，倦者筋不束骨。解休之证，以懈惰倦怠，少气懒言为主证。考之《内经》，其病机有四：一曰气血不足。《素问·四时刺逆从论》谓“气血乃竭，令人解休”。二曰脾胃虚弱。《灵枢·论疾诊尺》篇“尺肉弱者，解休”。尺肤者，可察脾胃之盛衰。三曰肾阳亏损。《素问·玉机真藏论》“二冬脉者肾也……太过，则令人解休”。张景岳《类经·脉色类》谓“冬脉太过阴邪胜也，阴邪盛则肾气伤，真阳虚，故令人四肢懈怠，举动不精，是谓解休”。四曰肾精不足。《素问·刺要论》“髓伤则消烁，脂酸，体解休然不去”。肾精不足，髓海亦亏空矣。由此可见，《内经》论述解休证，责之虚证。及至明·孙一奎《赤水玄珠·解休类伤寒》中，认为“原其因，或伤酒，或中湿，或感冒风寒，或房劳过多，或妇人经水不调，气血不和，皆为解休证”。所以，解休之证，有虚实之别，治宜审因辨证。